

# 論《人間詞話》對李後主的評價

周育如

## 一、前言

《人間詞話》是中國美學史上第一部極有特色並且產生了極大影響的著作。在寫作手法上王國維顯示了極大的功力，這使《人間詞話》對其他詩話詞話的超越，自然也起了如虎添翼的作用。

李後主，是五代時南唐國君，生於西元九三七年。初名從嘉，即位後以後更名煜，字重光。後主從小就很聰明，喜讀書、做文章、擅書法、精繪畫、通音樂，尤其對於音律方面有特別造詣，宮廷中多採後主之小詞譜就歌曲，可見他是一位多才多藝的文人。李煜的創作大約可分為前期和後期：前期之作主要是寫豪華的宮廷生活和艷情韻事，此時期我們很難看出它們與花間詞之間有什麼顯著的差別；後期主要是抒寫他對往事、故國的眷戀和不甘心屈辱而又無可奈何的鬱悶心情。

而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裡對李後主的評論有以下幾項：

「溫飛卿之詞，句秀也；韋端之詞，骨秀也；李重光之詞，神秀也。」

「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是大夫之詞。周介存置諸溫韋之下，可謂顛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金荃浣花，能有此氣象耶。」

「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李後主為人君所短處，亦即為詞人所長處。」

「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是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

「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故不同矣。」

「馮正中之詞雖不失五代風格，而堂廡特大，開北宋一代風氣，與中後二主詞皆在花間範圍之外，宜花間集中不登其隻字也。」

「唐五代之詞，有句而無篇；南宋名家之詞，有篇而無句。有篇而無句，為李後主絳宋後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軒數人而已。」

以上是王國維對李後主詞的評價，我們可知王氏是很推崇李後主的。

## 二、內容

後主詞在未被俘虜前與亡國後的作品迥然不同，前者艷麗、後者則是淒美的。

前期的代表作有〈玉樓春〉、〈一斛珠〉、〈菩薩蠻〉等，從此三首吾人可看出他是屬於花間派的。詞句艷麗、語言純淨，但其內容並不新鮮（大多詠宮中之事），談不上什麼境界。然而即使如此，吾人也可從這些內容空泛之作認識到李後主的特色之所在。後主詞是他對生活的敏銳而真切的體驗，無論是享樂的歡愉，抑或是悲哀的痛苦，他都全身全心的投入其間。其手法以真純世人相見，多用平淡淺直的話，不雕琢、不修飾，因此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說：「王嬙、西施、天下美婦也，嚴妝佳，淡妝亦佳，鬢服亂頭，不掩國色。」他認為後主詞就是粗服亂頭，不矯揉造作扭捏做態，而自然有傾國傾城的美麗。所以其詞的特色便在於其本質的純真。

李後主之所以成為詞中之帝，完全在於他亡國後所寫的十幾首詞而奠定詞壇的地位。他後期的作品可以說每一首都具有藝術之價值，是他一點一低的血淚匯成的，例如〈破陣子〉、〈相見歡〉、〈子夜歌〉、〈虞美人〉、〈浪淘沙〉等等。王國維說：「李重光之詞，神秀也。」所謂神秀，是說它巧奪天工，似非人力所能為。另外李煜把詞由應歌而作重新

納入應情而作的軌道，使詞成為抒發情性的工具，因此王氏說：「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是大夫之詞。」因為花間以來的傳統側重於描寫閨閣庭園之內的相思怨別，是歌筵席間的艷歌俗曲，而李後主則把他自己的國破家亡，「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山河」的這種悲慘痛苦遭遇寫進詞裡，這正是他之所以拓展詞之境界的一個重要原因。《人間詞話》說：「馮正中詞雖不失五代風格，而堂廡特大，開北宋一代風氣，與中後二主詞皆在花間範圍之外，宜花間集中不登其隻字也。」他們開北宋一代風氣，且較花間派為深刻。特別是後主在降宋以後所寫的詞，都在抒發今昔之感、故國之思。其選材範圍已從閨閣庭園開始走向社會人生，為文人詞的創作開拓了新的領域，因而提高了詞的地位。

王國維說：「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李後主為人君所短處，亦即為詞人所長處。」，「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是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李後主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正是他得以保持「赤子之心」的得天獨厚的條件。正因為他對世事一無所知，他才能一瀉無餘地在詞中傾吐自己的悲傷，而不曾考慮到這樣做可能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他做詞是為了宣泄鬱悶，而不是為了名利，因此無意求工。他善於白描，不尚藻飾。這種不計利害的審美態度是深受王國維讚賞的，所以王氏一方面承認這是後主為人君的短處，一方面又指出是他為詞人所長處。而王國維所說的「主觀之詩人」即是抒情主人公，他們所表現的對象就是自己的思想感情，它們的思想感情就是作品的靈魂，「真感情」在這裡極為重要，而閱世淺是有助於保持真感情的。王氏說他們是「以血書者」，正是指出了悲慘的遭遇所賦予後主詞的美學價值，他後期詞中處處流露出「一個亡國之君的深悲巨痛，處處顯示出世事無常、人生如夢的感悟」。

「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故不同矣。」後主詞不僅寫出了個人的悲劇，更寫出了人類的悲劇。他詞的境界呈現給我們的事一種奇妙的悲與美的化合物，其所表現的已經不再是為後主所獨有的一個亡國之君的悲哀，而是一種既悲又美的具有極大普遍性的人類的感傷，他很容易把讀者帶入境界之中，使其心弦與作者一起顫動，這正是後主所能引起不同階層的人共鳴之所在。說「後主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以自己慘痛的經歷體會了人間悲苦的共象，指的就是這種巨大的概括性和感染力。

### 三、結論

從以上之言論，我們不難發現李煜詞的感動人心，主要是依仗其充沛沉摯的感情內容和表現技巧方面的「自然」風格來達到的。它當然也依靠技巧，也錘鍊文字，但與後人的講究的雕章琢句比，它的藝術美感成便是屬於一種樸素的、醇厚的、自然的美感，難怪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裡如此推崇他。總之，李煜詞擺脫了花間詞派而把詞推向了直抒胸意的階段，同時用白描手法和清麗的語言來述懷言志，而使得其詞境界超脫，感慨比別人深，因此為後來詞的發展開創了新路。

#### 四、參考資料

1. 《唐五代史》黃進德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10月出版
2. 《詞人與詞》柳青著 亞洲文學出版社 1989年7月出版
3. 《王國維與人間詞話》祖保泉 張曉雲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9月出版
4. 《溫·韋·馮·李》葉嘉瑩著 大安出版社 1988年12月出版
5. 《唐宋詞的風格學》顧俊著 木鐸出版社 1987年6月出版
6. 《人間詞話》王國維著 台灣開明書店 1981年11月出版
7. 《詞苑叢談》徐玖著 王記書坊 1985年3月出版
8. 《人間詞話研究彙編》何志韶主編 巨浪出版社 1975年9月出版